

GUIGUAN 桂冠
国际大奖儿童文学

AWARDED CHILDREN'S LITERATURE
美国伊利诺伊州

立童书作家奖

Angel in My Pocket

衣兜里的天使

[美]艾琳·库珀/著 杜巧阁/译



成长是痛苦的，
成长也是坚韧的，
在爱的滋养和沐浴下，
勇往直前。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Angel in My Pocket

衣兜里的天使

[美]艾琳·库珀/著 杜巧阁/译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兜里的天使 / (美) 库珀著; 杜巧阁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1

(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

ISBN 978-7-5414-6699-1

I. ①衣… II. ①库… ②杜…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2014)第203854号

ANGEL IN MY POCKET

Copyright © 2010 by Ilene Coop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0-070号

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

衣兜里的天使

[美]艾琳·库珀/著 杜巧阁/译

出品人	胡平
策划	李云华 杨蔚婷 李彦池
责任编辑	张萌
整体设计	汪建军
责任印制	郁梅红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E-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电话	0871-64186745
邮编	650034
排版	云南民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本	920mm×128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146.5千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4-6699-1
定价	24.8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装质量监督电话 0871-64109709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发现天使代币 /1
- 第二章 贝蒂不想唱歌了 /13
- 第三章 贝蒂家来了新房客 /23
- 第四章 盖碧 /35
- 第五章 接受盖碧邀请去吃饭 /51
- 第六章 贝蒂开口唱歌了 /70
- 第七章 乔悄悄拿走了天使代币 /80
- 第八章 乔的新工作 /89
- 第九章 平安夜的乔 /103
- 第十章 吉恩和乔的父亲 /113
- 第十一章 乔帮忙布置歌剧场景 /135
- 第十二章 乔获得了尊重 /145

第十三章	寻找嘎豆 /163
第十四章	乔送天使代币给冈克斯 /179
第十五章	给维维安天使代币 /190
第十六章	贝蒂陪维维安逛街 /210
第十七章	维维安发病了 /212
第十八章	维维安上学了 /229
第十九章	拉斐尔医生 /243
第二十章	邀请贝蒂去旅行 /258
第二十一章	度假 /269
第二十二章	让天使代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92



第一章 发现天使代币

贝蒂·米勒的餐桌上放着一堆钱，虽然大部分都是零钱，不过贝蒂还是从面值 25 美分、5 美分的硬币中发现了一些皱巴巴的钞票，竟然有几张是 5 美元和 10 美元的。

开始认真数钱之前，她一把又一把地捧起硬币，让它们从指间滑落，沉醉于硬币之间碰撞时的叮当声中。这种声音让她感觉自己很富有。

这些钱是姐姐芭芭拉为一个校园慈善机构募捐来的，她端着个小盒站在大街上挨个敲过往车辆的玻璃窗。这时，芭芭拉悄无声息地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喊道：“别这样，贝蒂！钱很脏，上面全是细菌！”

贝蒂叹了一口气。自从妈妈去世以后，这些陈词滥调就经常挂在芭芭拉的嘴边儿：“上网时要小心，网络上隐藏着一些变态的人！”“头发没干别出门，否则会感冒的！”“摸过生鸡

肉千万别忘了洗手！”

“我为什么要摸生鸡肉呢？”贝蒂第一次听到芭芭拉这句口头禅时惊恐地问道。

“这个……”芭芭拉无可奈何地答道，“以后我们可能不得不为爸爸做饭了，他喜欢吃鸡肉。”

事实上，贝蒂记不清最近几年里摸过多少次黏糊糊滑腻腻的生鸡肉。

不要碰钱，它脏兮兮的？那接下来又是什么？过马路，两边看？

“不碰钱，那我怎么数钱啊？”贝蒂生气地质问道。

“用不着我们来数钱，这是银行点钞机的工作。我们只需把这些硬币和纸币分开，同时把好玩儿的东西都捡出来就行了。”

“好玩儿的东西？”

“加币、纸片、布头……所有会堵塞点钞机的东西。”芭芭拉说着从硬币中捡出一个白色的圆球，“还有像这样的新英格兰糖果糕点公司加工的糖果！”

贝蒂做了个鬼脸，说：“竟然有人往募捐盒里放糖果呀！”

这时，一个东西吸引了贝蒂的眼球，刚开始她还以为是一枚25美分的硬币，不过外形怪怪的。她看了看，心生疑惑；接着又看了看，原来并不是一枚真正的硬币，而是一枚一面有凸起图案的白色代币，上面印着一位双翅展开、双手握于胸前

做祈祷的小天使的侧影，长长的衣裙拖到这个护身符的底部。

贝蒂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天使看起来好像变大了，似乎正从镶嵌的底板上飘起来。

“那是什么？”芭芭拉问道。

贝蒂不想把它递过去，但又无法躲开姐姐伸过来的手臂。

“哇，真可爱！”芭芭拉说着把它还给了贝蒂。

“我可以留着吗？”贝蒂问道，她心跳开始加速。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芭芭拉好奇地问道，“这只是一个吉祥饰物而已。你在很多商店里见过的，有时人们挂在现金出纳机旁的小篮子上。”

自己以前见过这种代币吗？贝蒂说不清。她觉得自己也许见过印有四叶苜蓿草^①的代币，但却没有见过印着天使的。

芭芭拉一边将硬币扫到一个布袋里，一边说：“我觉得最好先把这些钱存到银行，这之后就得回学校了。”

贝蒂站起来将玻璃杯放到水槽里。她还是不习惯姐姐人住在埃文斯顿却要去西北大学读书。当然啦，埃文斯顿距芝加哥只需乘坐一趟高架电车就到了。哦，不，应该说是两趟，因为你得从红线转到紫线。除了八月底和父亲一起去西北大学将姐姐和她的一大堆行李送到宿舍那一次，自己再也没有去过西北。什么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呢？最近六个星期芭芭拉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都回家。

① 苜蓿草：又名三叶草。一般只有三片叶子，叶形呈心形状，叶心较深色的部分亦是心形。在十万株苜蓿草中，发现四叶草的概率约是十万分之一。

“我跟你一起出去走走。”贝蒂说着抓起一件夹克衫。

“你没有别的事要做吗？”芭芭拉边问边将钱袋放进自己的背包里。

贝蒂一脸不高兴。难道你就没有比非得把冰箱塞满够吃一周的冷冻汉堡更需要做的事情做吗，大一新生小姐？这么回应姐姐不太好，因为贝蒂知道芭芭拉的确有更需要做的事情去做，或者说应该有，比如说学习、参加女生联谊会或交个男朋友，况且姐姐之所以周末回家就是想看看自己和爸爸是否一切都好。

真正让贝蒂生气的是，自己竟然对姐姐随口提出的问题一五一十地回答道：“没有，没有比跟你一起去银行更想做的事情啦。”

她们走出家门时，芭芭拉向周围看了看，欢快地说：“我喜欢十月份，因为它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天气变冷了。”贝蒂说着拉上夹克衫的拉链。

“贝蒂，你往天上看看，”芭芭拉说着，伫立了片刻，“天空的颜色是妈妈过去常给咱们买的冰棒的颜色。还有这些树叶，它们真迷人，红色的，橘黄色的，甚至还有紫色的。”

“你难道不知道树叶为什么变色吗？那是因为它们不再生产叶绿素了，正是叶绿素才使得树木保持绿色和健康。这些颜色就意味着它们在逐渐衰老和枯萎。”

芭芭拉奇怪地看着妹妹说：“贝蒂，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想到的很多事情都跟死亡有关？”

贝蒂哼了一声：“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人能够明白贝蒂的一些想法为什么总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就像树叶飘过人行道一样那么轻而易举，这个人就是她的姐姐。芭芭拉和妹妹一样，经历了母亲死亡带来的惊愕。

母亲出事那天，刚开始是医院打来电话说，下雨路滑，发生了车祸，姐妹俩便冲向医院。她们打电话给爸爸，电话却直接转到留言信箱。因此姐妹俩只能坐出租车先到临近车祸现场的陌生街区。

尽管贝蒂很悲观，她觉得如果自己能活到 110 岁，一生中 will 遭遇很多不幸的时刻，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坐在出租车上去医院，时间“滴嗒滴嗒”地一分分溜走更让人感到悲痛绝望的了。那段时间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出奇得快，简直是处于时空外的一段时间。

姐妹俩紧紧地拉着手，默默地坐在车里。尽管贝蒂当时闻到了车内的烟灰缸里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也听到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音员泰然自若的声音，但更真切的是，当时雨滴敲打在挡风玻璃上，自己大脑里不停地胡乱闪现出各种画面。

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害怕吗？骨头断了吗？痛吗？贝蒂知道母亲还活着，最起码医院里那个女的是这么告诉她的。不过，贝蒂从她急促的声音判断，可能很快就不是这样了。

她们刚赶到医院时，一切都令人费解。芭芭拉抓着妹妹静静地站在那里。刚开始没有人能告诉她们母亲在哪里，当她们

终于在急救室找到她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却不想让她们见她。在芭芭拉的请求下，一位护士才想办法带她们到隔离间。

护士平静地解释了几句：米勒夫人内脏出血，面部严重挫伤还说了说使用止痛药后的疗效。当贝蒂看到母亲时不禁地想：那个女的是谁呀？母亲看上去是那么瘦小，那么憔悴，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整个身体吊在很多可恶的哗哗作响的器械上，分辨不出哪儿是胳膊，哪儿是腿。她唯一能认出的就是母亲那些散在白色棉枕上的金红色卷发——芭芭拉很幸运，长了跟母亲一模一样的卷发。

回想起来，贝蒂永远感激母亲能坚持到自己来跟她道别。如果她们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走了，贝蒂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那样她就会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助的漩涡一样。

尽管有机会在母亲耳边说一声“我爱你”，并感觉到母亲捏了捏自己，可还是很难过。贝蒂参加了葬礼的整个过程，随后的许多日子里，她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是在表演话剧《**悲凄女儿情**》。她知道自己应该感到恐惧，也许当自己歇斯底里哭泣时，她确实感到了恐惧。但是大多数时候，她感觉自己好像飘浮在天花板上，冷漠地看着自己在哭泣。芭芭拉在尽力照顾每一个人，而父亲却吓得不知所措，好像遭遇车祸的是他。

很多时候贝蒂会产生一些特别怪异的感觉。例如葬礼前她很兴奋，竟然想到班里最帅气的男孩皮特·沃夫会不会来参加葬礼并给自己一个同情的拥抱。那天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她不知道皮特是不是来了，而且悼词一念完，她早已把皮特的拥抱

忘到九霄云外了。

母亲去世快两年了，贝蒂有时仍然感觉自己好像在演话剧，扮演着一位将近 13 岁的女孩。有时自己的生活好像又太真实了，整天做饭，整理房间，洗衣服，看电视，一个节目接着一个地看，怎么会不真实呢？

“贝蒂，”芭芭拉打破了妹妹的沉思，问道，“你知道家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

贝蒂转过身看了看她们住的两层灰色公寓楼。邻近的芝加哥偏北地区到处都有类似的房屋，但是贝蒂总是觉得自家的公寓楼与众不同，因为上面刻满了心形。也许是不知名的泥瓦匠，也许是艺术家，也许是无聊的人，在光滑的石头上雕刻了一些装饰性的心形，正好环绕在楼上楼下的连接处。贝蒂小的时候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她母亲给她讲过很多有关心形的故事，不过所有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这些心形在芝加哥寻找着最幸福的家庭，找到以后，它们就把自己印在这家的石头上。

贝蒂陪着芭芭拉一起朝银行走去。“房屋还没有空多长时间呢，也就两个月而已。”

“贝蒂，”芭芭拉以一种你已经不是一个 5 岁孩子的口吻说道，“房屋空着，爸爸每个月要损失 1000 美元呢。”

“咱们家的钱很多嘛。”贝蒂反驳道。这是事实，妈妈是一位很会理财的会计，购买了很多的保险。奇怪的是，妈妈走了后，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多得多了，多得数都数不完，足够上

大学用的。至于她们的父亲，有了足够的钱，不再做律师了，而是入股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

“我不想让你住在楼下空空的公寓里面，”芭芭拉皱着眉头说，“这样不安全。”

贝蒂想告诉姐姐，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家，晚上也不再害怕，至少是不太害怕。不过她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让姐姐为自己去上学不住在家里而感到内疚。芭芭拉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很内疚。贝蒂自己也感到很内疚，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姐姐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哪儿上大学，要么去加州的克莱安蒙特，要么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这两所大学都已经接收了芭芭拉的入学申请。

“爸爸在报纸上登招租广告了吗？”她们向繁华的芝加哥大街走去时芭芭拉问道。

“我不知道。”贝蒂回答。

“下次跟爸爸谈话时我问问他。”

“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贝蒂咕哝了一句。

芭芭拉沉默了一会，接着问：“难道爸爸没有早点儿回家吗？他承诺过会尽量早点儿回家的。”

如果说早点儿回家的意思是指半夜之前而不是半夜之后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话，那么贝蒂认为他是在尽量早点儿回家，不过她并不想让姐姐担心，便答道：“是的，他是比以前回来得早了。”

“我真希望他从未投资那家爵士乐俱乐部。”芭芭拉焦急

地说。

这是旧话重提了。母亲去世刚几个月，父亲就告诉她们，自己打算暂时不当律师了，准备入股一家位于城市南环繁华地带的爵士乐俱乐部，听后姐妹俩都感到很震惊。

“我原以为你喜欢当律师呢。”贝蒂当时说。

“我现在喜欢，过去也喜欢。但是你妈妈走后让我意识到，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只做自己仅仅喜欢的事情上，我想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热爱爵士乐。”

当父亲把母亲的死亡描述成“走”时，贝蒂很生气。这个词语听起来好像母亲只是他们生命中的过客，而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还有，”父亲接着说，“这样一来，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在晚上，白天就可以陪你了。”

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有时候，贝蒂甚至觉得父亲并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他那辉煌的事业。首先，俱乐部需要重新装修，父亲就不得不待在那里监督那些承包商装修店面并安装音响系统；然后，他还不得不学习如何招揽人才；接着还要雇用和培训员工。这样一来，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父亲都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进去存钱？”当她们向拐角处的银行走去时，芭芭拉问，“这样你就可以陪我一起走到地铁口。”

贝蒂的日子也许过得有些空虚，待在银行等姐姐存钱固然能打发些时间，不过自己却要穿过两站阴暗潮湿的地铁站，这

样好像也挺可怜的。

“不去了，我就走到书店那里。”贝蒂说着，顺势朝街对面的旧书店指了指。

“那好吧，”芭芭拉说着轻轻地拍了拍贝蒂跟自己完全两样的浓密棕色头发，“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当芭芭拉走进银行之后，贝蒂考虑了一会儿是不是真的要去书店。如果说父亲在时间上吝啬，那他在金钱方面确实很慷慨，贝蒂总有足够的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通常都是买些书。

姐姐说得对，今天天气真好。贝蒂想沐浴在阳光下，而不是待在荧光灯下。沿着回家那条漫长的路，她先在克拉克大街闲逛，不时地朝商店的橱窗瞟两眼。贝蒂倒是希望自己更喜欢服装，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可以买，但是当你长得消瘦，又貌不出众，好像穿漂亮衣服也好不到哪儿去。

走过几家童装专卖店后，她也想走进一家随处可见、生意红火的咖啡店，不过并不想一个人待在那里。快到家时，她经过这个街区里自己最喜欢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圣灵教堂。小的时候，她觉得教堂的名字很有趣，因为自己的床上就放着带几个小洞的被褥^①，其中一个洞她特别喜欢用手指往里戳，结果那个洞变得越来越大。

她母亲好几次费劲地向她解释说，“圣灵”就是神圣的靈魂，接下来母亲还得晦涩地解释圣灵到底是谁，因为米勒一家

① 英语里，Holy Comforter 是圣灵的别称，而小写 comforter 在美语里有被褥之意。

出人意料地都不信仰宗教。这样一来，母亲去世后，米勒一家就过得极其艰难。米勒先生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难以自拔，贝蒂觉得不能向她父亲问问题，那她就只有去问姐姐了。

“你觉得妈妈在哪儿呢？”贝蒂曾这样问。

芭芭拉听到这个问题大吃一惊，问道：“你什么意思？”

“嗯，”贝蒂感到局促不安，“你觉得妈妈在天堂吗？”

“天堂？”

“是啊，”贝蒂重复了一遍，“在天堂和上帝、天使们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贝蒂，我说不清自己是不是相信有天堂。你相信吗？”

她怎么会知道呢？她才十岁，对天堂也仅仅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而且还是从书上了解到的。她竭力回忆着母亲是否曾经提到过天堂，但是脑海里没有一点点印象。贝蒂不愿意承认母亲就躺在冰冷的地下，但是她也想不出一个比人们所说的更好的地方。不能随即找到问题的答案，贝蒂也就尽量将这些问题随同母亲一起埋在了心底。

有时，她也走进圣灵教堂。教堂的灰色墙砖和她家的一样，从外面看很壮丽，而里面却昏暗一片，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时也很温暖。当她待在里面时，内心感到很平静。

贝蒂在教堂前停了下来，将双手插进牛仔裤的衣兜里，这时她碰到里面那枚天使代币，摸起来比她的手还要温暖。犹豫了片刻，贝蒂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吸进教堂，不过她觉得自己可

能是太累了，她想回家。

贝蒂加快脚步，朝自家的灰色楼房走去。当她走进自家所在的街区时，抬头看了看，她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了。楼下房间里是不是有亮光？她记得很清楚，自己跟姐姐动身去银行时楼下黑漆漆的，这段时间家里当然没有人。过了一会儿，光线变得更加明亮了，接着又瞬间消失了。